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田朝晖
值班责编：吉玲
本刊编辑：强晓玲 王学良 王京雪 李坤晨 尹平平 张书旗 刘小翠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 88051377

“开心麻花”是如何拧成的

■本报记者李坤晨 实习生韩笑妍

“客官来了楼上请，包子馒头热乎饼，想吃麻花现给你拧。”
相传上世纪80年代，北大中文系男生在宿舍聚会打架时，这句来自革命电影《渡江侦察记》的顺口溜是最流行的“招呼语”。十年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创始人之一，遇凯在创作舞台剧时，以此为名。这就是开心麻花——两年春晚，三个小品，当下最火的喜剧品牌的由来。
在平常少接触戏剧的观众眼中，开心麻花或许只是央视春晚的又一受益者，就连其创始人张晨也不否认这天字第一号成名孵化器给团队品牌带来的飞速提升。
但了解开心麻花的入却知道，这绝非一夜成名的故事。

明年争取还上春晚

开心麻花系列舞台剧总制作人马驰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各个门户网站以及重要论坛的热门话题。“我本人未必能做出时尚的事，但是一定要了解，这个社会的时尚是什么，时尚的人群有哪些，他们每天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他们的幽默习惯和笑点在哪里。”
今年春晚，开心麻花了《今天的幸福2》和《大城小事》两个小品。这种待遇，不禁让人怀疑开心麻花是否走了后门。
“送了！十块钱一袋的瓜子，我们讨论剧本时送的，后来哈文导演觉得挺香，就送了。”马驰风趣地说。

2011年，开心麻花因选送的小品《落叶归根》在 CCTV 小品大赛中获奖，受到春晚导演组的关注。2012年的春晚，开心麻花团队不仅推出了小品《今天的幸福》，还参演了蔡明主演的小品《天网恢恢》和郭冬临主演的小品《面试》。
“2012年9月，春晚导演哈文来看戏时，邀请我们谈了一次，让我们准备三个小品。当时觉得挺多被选上一个，就答应他们先准备两个。”最终两个节目都被选中，马驰自己也感到意外。“明年我们还要争取上春晚。”他说。

春晚带来的光环显而易见。开心麻花在全国巡演的舞台剧票房火爆，演员们现在也接到不少电视剧、电影、甚至节目主持等各种邀请。在春晚小品《大城小事》中饰演“美男子”的演员常远说：“有一些四五岁的小孩儿，可能不理解我的包袱是什么意思，也天天‘my goden, my goden’的。大家能认可我，我还是很开心。”
马驰自信，相对于2012年，开心麻花的2013年会是一个爆发期。
如今开心麻花一年演出达300多场。开心麻花创始人之一张晨的目标是彻底实现百老汇的驻演机制。“一个好剧目能够驻场演出，每天演一场，周末加演一场。这是被百老汇数十年证明的最经济的方式。不论从内容，还是经营上，我们都在向这个目标努力。”
张晨告诉记者，现在喜剧市场有了商机，社会资本不断涌入。开心麻花虽是市场领先者，却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他最希望开心麻花能在目前新兴的音乐剧市场也有突破，尽早确立舞台剧市场的优势。
目前国内涉足原创音乐剧的剧团不少，各大院校也纷纷开设音乐剧班。但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原创剧目却还没有问世。
“一定要出几部剧，来改变大家的观点。就跟电影一样，多出几个好电影，观众就回到影院。只要有好电影持续跟进，观众就会形成好的看电影的习惯。我们这代人肩负了这个责任。”

“坚持！这十年我们一直在这条路上”
2003年，海归张晨，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出版商遇凯和中央戏剧学院教师田有良合作了一家文化公司，准备投拍一部电视剧。但突如其来的 SARS 让这一计划暂时搁浅，等到非典消退，临近入冬，再出电视剧外景又不合时宜。田有良对两位合伙人说，要不拍一部话剧？
张晨至今觉得这是一个意外。于是，开心麻花的开山之作《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出世。该剧讲述了一个小职员与魔鬼做交易抵押灵魂，最终明白幸福是要自己去争取的故事。
在今天看来，这部有何灵、谢娜、于娜等明星加盟，主题向上、内容温馨、叙事无厘头的剧目具备了一切取得高票房的元素。但事实是最惨淡的一场只卖出7张票，制作人计算了场租舞台等各种成本，直接退票罢演。

从开心麻花创立就加入团队的老演员沈腾在作客访谈节目时回忆，那天飘着大雪，自己走到剧场门口，公司领导说今天先回去吧。“当时公司6个领导全站在雪地里，等观众退票，非常凄惨。”
张晨把初战不利的原因为于天时地利。2003年手机媒体尚不发达，信息传播渠道非常单一。张晨对记者说：“电影可以通过强大的宣传在全国的院线一下子铺开，再由口碑决定是继续上扬，还是就此沉没。但话剧不一样，就算是大剧场，一场最多1000多观众。口碑的积累周期特别长。”
开心麻花第一轮演出选择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逸夫剧场。当时北京只开通了3条地铁线路，市民出行便利程度非比今日。中戏所在的东棉花胡同是典型的背街小巷，这对立志商演，面向白领阶层的麻花团队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当时打电话来的观众，有三分之二是打听剧场的位置。”张晨感慨。第一轮演出，演了40场，也赔了40场。

地利的重要性在《想吃麻花现给你拧》最后一场演出时得到了证明。“最后一轮，总共演了7场，从东棉花胡同跟过来的票贩子人均赚了8000多块。我们也把亏的补回来打了个平手。”沈腾说。
第一部戏的制作成本是赚了回来。但张晨把公司一系列运营费用摊进去，依然是亏损。沈腾回忆，第二部戏和第三部戏



▲开心麻花的音乐剧《爷们儿》剧照。

出来的时候，团队在略有盈余的时候赶紧收手，不敢再开一轮，害怕付了场租后，观众饱和了。
这种惨淡经营的状况持续了好几年。但张晨和遇凯没有放弃。记者问张晨，开心麻花从边缘到主流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坚持！这十年我们一直在这条路上。”这十年，开心麻花一直坚持在大剧场演出。“要靠商演养活自己并发展壮大，就不能在小剧场打小闹。”张晨说，即使赔得最狠的时候，他和遇凯都从没考虑过小剧场。“要么赔，要么赚，两者取一。小剧场培养不出商业环境。”

这十年，“开心麻花”持续不懈地培养着自己的观众群体。在国有剧团市场意识相对薄弱的年代，草根出身的开心麻花就在每场演出结束时，记录下观众的意见，请观众留下电话号码并邀其成为开心麻花的会员。一场一场做下来，最后登记的有效人数达10万。这10万会员，成了开心麻花的铁杆票仓。
直到《开心麻花2009·甜咸配》，开心麻花才真正进入了赢利时期。如今，开心麻花演出场次总高达2000多场。2012年12月，开心麻花在中国演出竞争力高峰论坛上被评为“中国话剧三强”。

陈佩斯：“麻花就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沾了点泥土，但是绝对新鲜水灵”
在开心麻花之前，田有良2001年导演的爆笑话剧《翠花，上酸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嗅到商机的田有良打出了爆笑贺岁舞台剧的概念。后来，想回头做电视剧的田有良与两位伙伴分道扬镳。但开心麻花的风格已然确立。

麻花剧的最大特点就是包袱多、笑点多，几乎每场演出，观众都能从开场笑到散场。网友“肥田少女猪事丁”在看过2011年出品的《乌龙山伯爵》后，曾在豆瓣网写道：“作为搞笑剧来说是成功的，没有从网上抄随处可见的段子！情节也跌宕起伏，这样度过了一个欢乐闹腾的晚上，也是好的。”
常远告诉记者：“观众进剧场就是为

了释放压力，我们的包袱能多紧就码多紧。”
导演田非在学生时代就看了《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坐在台下的他没有想到喜剧还能这样演。2006年毕业后，他自己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开心麻花的一员。他总结说，开心麻花的主人公通常是悲催的小人物，但他遇到的人和事，以及种种经历又让人哈哈大笑。“这里有一种乐观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著名喜剧演员陈佩斯曾批评开心麻花制作相对粗糙。但他接触到更多的麻花作品后，又说，自己多思考了一段时间，觉得麻花就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沾了点泥土，但是绝对新鲜水灵。
马驰对记者说：“开心麻花的导演必须遵循舞台剧市场的商业规律，我们追求商业和艺术的平衡。”

紧贴时事是开心麻花舞台剧赢得年轻观众喜爱的重要手段。2010年出品的《索马里海盗》，故事主线是春哥和曾哥的货船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整部戏还串联了朝鲜核试验、开心网偷菜、快女等热点；《乌龙山伯爵》的序幕，墓地价格早已4.8万一平方米，主角哀嚎对不起；2012年春晚小品《今天的幸福》采用了当时最流行的穿越题材。
常远告诉记者，“每天来到剧场，大家聊天的内容就是，今天出了这么一事儿儿，你看能不能加戏里，加在哪个桥段合适，哪个角色说这个话好。”开心麻花每部剧上演前通常要排练3个月，而在排练前，光剧本修改讨论就要在6个月以上。
但对网络段子的利用，开心麻花有自己的技巧。当《索马里海盗》里的海盗头子说起那句“哥抽的不是烟”，所有观众都认为下半句一定是网络上司空见惯的“寂寞”的时候，从演员嘴里蹦出来的词偏偏是“是雪茄”。台下所有的观众都感觉自己被涮了一把。

今天的开心麻花已是喜剧市场的标志性品牌。前不久，他们把公司的后继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改成了“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我们的优势是一直走在商业的路上，不断跟观众交流，不断改进。”张晨告诉记者，开心麻花刚拿到一笔风险投资，“现在整个团队处于一个加速跑的过程。”

66

2003年首创“爆笑贺岁舞台剧”，2013年春晚呈上《今天的幸福2》和《大城小事》两个小品，十年来演出场次达2000多场。开心麻花作为北京舞台剧领域具有市场号召力的民营机构，坚持商业化运作是其火爆的重要原因。

但艺术和商业如何平衡？创意、深度、艺术价值方面的探索仍是开心麻花以及国内其他剧团面临的问题。
“一定要出几部好剧，来改变大家的观点。我们这代人肩负了这个责任。”开心麻花创始人张晨说。

66

“谢室友不杀之恩”当然是网友的调侃，但这调侃背后，又何尝不饱含着无奈？本应是人间最美好的感情被残酷的现实解构，人们却又不能对此展开全面而充分的讨论，只好通过自嘲的方式去宣泄情绪。

热点

■常江

复旦投毒案之后，一夜之间全国各地的高校刑事案件都被网友挖掘了出来，不看也罢，一看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同窗之谊本是最为纯净无瑕的，却不知为何出现了那么多没来由的仇恨。于是，网友们纷纷感谢自己的当年室友“不杀之恩”。但不知为何，这件事总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不妨说说。
首先就是，杀害同学的动机，真的就如新闻标题中所说的那么简单吗？2004年的马加爵案，其实已经揭露了这类事件的本质。出身寒门的马加爵，与家境富裕的同学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无法很好地融入

大学生活。事实上，绝大多数类似的案件，在根本上，都出于这个原因。贫富差距哪里都有，当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消除，但当今高校的某些制度，却对矛盾冲突有纵容之效。例如，集中分配宿舍的制度，将性格迥异、爱好不同、家庭背景各异的陌生同学强行安排为“室友”，且不具备灵活的宿舍调换机制，这样，集体宿舍就很容易成为冲突的“培养皿”。校园凶杀大多发生在室友之间，对此，理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其次，当年轻人有了偏执的心理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其实在当下社会，偏执、孤僻、敏感、脆弱，已成为相当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特征，而大学生是“重灾区”。除了杀人的，自杀的人数也在逐年上升。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这一天，北京发生了两起大学生自杀事件，其中一起就发生在我们学校。叹惋之余，无论管理者还是旁观者，皆各自去忙各自的。知识者在探讨此类案件的社会影响之余，亦

甚少关注心理层面的健康建设，即使关注，也停留在点到为止的层面。因为在他们眼中，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议题。大学里多设有心理咨询机构，可求助者并不多，因为很多人意识不到，或不愿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

最后，此类事件的惩戒机制不够严格。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不少管理者采用的惯常方式。只要没有伤及性命，很多都不了了之。类似的事件，我了解到的，就有三四起。事发之后，他们出于封锁消息的需要，既不向社会公布实情，又不对相关同学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把盖子捂住，直到人们将此事遗忘，直到下一个类似的悲剧发生。
“谢当年不杀之恩”固然是网友的调侃，但这调侃背后，又何尝不饱含着无奈？本应是人间最美好的感情被残酷的现实解构，人们却又不能对此展开全面而充分的讨论，只好通过自嘲的方式去宣泄情绪。

所以，在我看来，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某些惯性心理作祟，反而使情况愈发严重。一方面，发生类似的事件时，当事学校切不可掩盖事实，在第一时间坦率、坦诚地对社会公开，有利于将此议题置于严肃的公共讨论之中，既产生正向的舆论推力，又可群策群力，商讨解决的路径。另一方面，某些相关的制度性因素（如高校的集中安排住宿制）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这虽是治标不治本，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我们不能在短期内解决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则至少可以将产生冲突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当然，公共讨论的理性精神，也很重要，一味地谴责和一味地包庇，都会让情况更加糟糕。至于利用此类事件追求个人利益，更是令人不齿的行为。
已发生的无法改变，活着的人应设法杜绝类似的悲剧反复发生。“谢当年不杀之恩”之余，也该想想自己究竟能做什么。

一周

“近之不逊，远则怨”

■铁永功

故宫“人打钟”

“这回故宫摊上大事了！”正在外地开会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匆匆赶回领着帮记者查看文物受损情况。此前一天，4日上午11点10分，故宫西路开放区的翊坤宫，一游客徒手击碎正殿原状展室一窗户玻璃，致临窗陈设的一座文物钟表跌落受损。“受损文物名为清代铜镀金转花水法入打钟，这回真变成人打钟了。”单霁翔对此很无奈。
故宫已经不是第一次“摊上事了”。因为处在万众瞩目的位置，不管发生什么，都可能变成大事。就拿这次来说，故宫损失的不仅是一块老旧的玻璃，还有价值连城的清代水法大钟。虽然故宫方面宽慰大家，以他们的修复技术，受损文物可以很快复原。但资深文物专家认为，即便再高的技术，一旦损害形成，就很难恢复原样。
目前，游客损坏文物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故宫这么重要的地方，基础设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珍贵文物几乎“不设防”，让人捏一把汗。联想起之前的一系列事件，很容易把问题归结于故宫管理的混乱。

管理者的责任固然不可完全推卸。但文博单位的管理，普遍面临保护和展出之间矛盾的平衡。文物具有教育普及功能，要让人们更容易接近。如果文物离开了原来的环境，都被放在密封的玻璃柜子里，游客只能隔着三米线观望，也会觉得不过瘾；但如果完全没有防护，任由游客抚摸、拍照，很容易对文物造成永久性损害。这中间的平衡，需要依靠科学，小心拿捏。

在这方面，作为管理者的故宫首先要加强管理、升级设施；作为游客，也要对文物保持必要的敬畏，抱着触摸历史、学习知识的心态去看，不要“到此一游”，更不要动手动脚。

“偷掘”皇帝陵

需要做这两种两难平衡的，还有考古发掘。近日，南京文物部门私自挖掘“陈文帝陵”的行为，遭到媒体和学者的强烈质疑。5月6日，南京市文广新局向社会通报：暂停对栖霞区狮子冲南朝墓考古发掘。

今年春节前，这次发掘就被当地作为“年度重大考古发现”，通报给南京媒体。学界普遍认为，被挖掘的陵墓很可能属于南朝某位皇帝，最可能的墓主，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皇帝陈文帝陈蒨。但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皇帝陵是不许挖的，而当地文物部门的开挖的理由是，只有挖开才能证明是哪个皇帝的陵墓。这似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对古代陵墓的挖掘，一直在保持原样和开发展出的争议。在经过一些惨痛的教训后，逐步确立了“不主动挖掘”“帝陵不挖”等基本原则。但实际上，一些地方为了增加旅游资源，或者单纯为了满足好奇心，挖坟掘墓的冲动总是跃跃欲试，擦边球的短视行为屡见不鲜。

对待不可再生的文物，还是保守一些好，不要对今天的保护能力和科技水平太过自信，多留些东西给后代吧。

重写中国历史

在66岁这一年，学者易中天宣布了一项宏大的个人计划：要用五到六年时间，以每季度两卷的速度写作36卷《易中天中华史》。5月16日，该书第一卷《祖先》、第二卷《国家》将在北京首发。谈及自己重写“中华史”的初衷，易中天说，关键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找到中华文明在世界中的位置。

确如易中天所言，看待历史的角度和方位不同，甚至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史家，都有自己秉持的历史观。如果抱着“同情之理解”，历史会变得温情很多；如果换一种视角，则历史又变成了成王败寇的帝王家史。学者治史，如果角度站得太近，就可能不够客观；作为中国人，又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做一个超脱的旁观者。取何种角度和方位，反应写史者的史才和史识。

对于某些学者“六经注我”、借古喻今的写史路子，易中天是不以为然的，还因此跟人打过笔墨官司。这可能也是他决心“跨界”写史的原因之一。他说自己写史的原则是，老老实实先把历史是怎么回事先描述出来，有多少是多少，不能以论代史。但既然要改变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就难免有不一样的认识。仅从他透露出的观点看，“中华民族是3700年历史，5000年文明不能再讲”，这样的结论，必定是要引起“争鸣”的。

告别地坛书市

连续举办22年的北京地坛书市，今年未能按期“赴约”。因成本连年上涨，运营资金不到位，从2008年起就开始亏损的地坛书市，不得不在今春“闭门谢客”。主办方说，今后是否“重张”，还取决于活动资金是否能够到位。
到地坛逛书市，已经成了北京爱书人的习惯。像“史铁生”一样，“书市”也成了与地坛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符号。每年两季的地坛书市，给北京市民提供了一个亲近书香、淘书逛书的园地。但是，地坛书市的破败和落寞，也在逐渐加剧。这是每个书市常客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书市的没落，原因不仅是连年亏损，或者网络书店的冲击。更因为它本身越来越商业化，品质越来越粗糙。书市难觅好书，变成了盗版书、积压书的集散地。买书人很难静下心来淘书，更像置身于喧闹的打折卖场，书市也渐渐变成了鸡肋。
地坛书市今后如果重张，不仅要找到运营资金，还需要找回真正的书香和文化味儿。